

我记忆深处的杨湾街

□张西斌

在我魂牵梦绕的故乡铜陵市枞阳县义津镇,有一条古老的乡村街道,那就是杨湾街。这是一个只有

一纵一横两条逼仄街道的小集镇,当年是杨湾乡政府所在地,更是我小时候心中的伊甸园。

杨湾街离我家只有2里多路,每天早晨,我居住的小村庄,大约一半人要上街湾街,大多数村民上街卖农产品、购买

所需的日用品,还有小部分村民上街纯粹是泡茶馆、喝点小酒,小孩逛街凑热闹,有的买点文具和课本、小人书之类的。村民们喜欢上街,主要是因为杨湾街还有独特的生活习俗,早上很多人上街喝茶,不光是喝茶,还喝酒。不管是熟悉的人还是不熟悉的人,大家聚拢

在一起,在小茶馆里,喝起小酒,也没有什么菜肴,只有几块茶干、豆腐、生腐、花生米就喝起来,有的人推杯换盏,喝得面红耳赤,上午八、九点光景,肩挑手拎着种子化肥或日用百货,三三两两,结伴而归。

回忆起小时候的事,至今还历历在目,难以忘怀。记得小时候杨湾街还是土路,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,上个街,像是在田畈里干活回来,身上沾满了灰尘和泥巴,母亲总是埋怨。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修了水泥路,上街后干净多了,再也见不到尘土飞扬。杨湾街本来街道就窄,再加上街道两边摆满了摊位,显得很拥挤,街上摆满了猪肉、豆腐、生腐、干张、白菜等摊位,人挤人,摩肩接踵,每个人都侧身而过,夸张地讲把耳朵都挤掉了。这还只是平时,如果遇到节假日,特别是腊月年边,那街上的人群多得令人望而生畏,你看了头撞,根本挤不进去,经常发生小孩丢失的事件。记得那时我二伯伯家是开豆腐作坊的,每天早上挑着豆腐担到杨湾街卖,我每次上街都远远地绕道而行,生怕二伯伯看到了,拿豆腐不要钱,如果拿了豆腐,回去母亲又要埋怨。特别有意思的事,当时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杨湾街上开了理发店,那时理发店比较少见,大部分都是理发挑子走村串户理发。因为我每次上学回来,都要经过杨湾街,那远房亲戚看到我,就叫我理发,我不好意思,只好理一下,给他钱,也不要,后来听讲是我父亲给钱了,我也就不管此事了。

杨湾是一个鱼肥田多、稻谷飘香的江北小镇。杨湾挂面每家都做,满大街都是挂面,每天白天拿出来晒,晚上收回去,成为杨湾一道独特的风景,好像还成为非遗产品。

杨湾街后面就是杨湾圩,是联通菜子湖的,水质非常清澈,里面的鱼味道非常鲜美。圩上架桥,直通杨湾街,夏天圩内水涨得快,冬天快要干涸见底了。为了圩里的水不漫破,在冬天必须加固、加高圩埂,为了保护圩下面的千亩良田,以及村庄房屋、财产、人员的安全,俗称叫挑圩堤,我记得小时候还参

与过挑圩堤,那是人山人海,锣鼓喧天、红旗招展,好不热闹,男女老少齐上阵,场面非常壮观,还有啦啦队和宣传队,有专门人烧大锅饭。后来不知什么原因,工地上不管饭了,每个人得自己准备饭菜。但是大家的积极性丝毫未减,这个时间持续很短,一般一两个月。不知道是哪一年,我从外面放学回家,走到杨湾圩,正处汛期,杨湾圩白茫茫一片,看不见路,杨湾桥也被水淹了,只好做小腰盆(一种小的扁舟)回家了,那个小腰盆只能坐两个人,稍微风浪大一点,就容易侧翻,我感觉挺害怕的。还有一年夏天,听讲有人在杨湾圩游泳被淹死了,后来每次到杨湾心里都胆颤心惊,过杨湾桥时都是快速通过,不敢有半点停留。

年幼时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杨湾供销社,当时杨湾供销社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,那时的物价真的非常便宜,本地特产黑猪肉只卖0.73元一斤,买任何商品都得凭票,什么粮票、布票、豆腐票等等,那时我还小,只记得大人每次到供销社,都能买到好多好东西,如练习本子、钢笔、猪肉、红糖、布等,真的感觉供销社是个聚宝盆,总能变出各种当时稀罕的东西。当时村里有人在杨湾街开了杂货店,我心里非常佩服,觉得他非常了不起,有本事。

记得小时候大人还经常交公粮,粮食也是拉到杨湾街,杨湾街当时是乡政府所在地,以前是杨湾公社,后来改为乡政府。当时杨湾街上有电影院,我记得第一部电影《少林寺》就是在杨湾街上电影院观看的。

杨湾中学当时是我心中的最高学府,我人生几次的转折点考试都是在杨湾中学举行的。

每次到了杨湾街就像到家了一样,反正每次离开家都从杨湾出发,每次到家也是先到杨湾,总是形影不离。但最难忘的还是出行交通问题,那时由于交通不便,出行吃尽了苦头。记得那时候我上初中离家30多里的浮山中学,基本上住校,但星期六回家,星期天返校,回家主要是带菜和米到学校,来回完全靠步行,走了30多里,腰酸背痛,有时,为节省体力,看到手扶拖拉机,冒着危险往上爬。每次回家,到了杨湾街,快接近傍晚,街上家家户户冒着炊烟,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,感觉肚子咕咕叫,想饱餐一顿,加快了回家的脚步。后来来到合肥上学,我基本一个学期才回来一次,每次回来到了杨湾街,感觉非常亲切,舍不得离开,总想在杨湾街多逗留一些时间。还好,我所住的村庄有一位退伍军人,因为他当年在部队就是汽车兵,就被分配在枞阳县城汽运公司上班,负责开大客车,专门跑枞阳县城与杨湾街道线路,我在外地上学、工作,寒暑假都要坐他的车子。客车又破又脏,一趟车子坐下来全身都是灰,但是由于乘客多,班次少,所以他的车子特别紧俏。为了坐上他的车子,我爸爸、妈妈对他特别客气,过年时,经常喊他吃饭,好酒、好菜招待,生怕怠慢了。现在杨湾街的交通非常方便,柏油路像一条黑色的毛毯铺到村庄房前屋后,小轿车直接开到家门口。公交车也通到村部门前的广场上,特别顺畅,都是无人售票,给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捷。

回想起来,杨湾街道给我带来了许多的欢乐。由于区划调整的需要,杨湾乡与牛集乡、义津镇合并了,成立了新的义津镇。时代的变迁使杨湾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刷之下,显得有些衰落,但在我的心目中,我对她的热爱持续不减,因为她是我的故乡。



铜陵是一座特殊的城市,因为他先有矿山后有城市。作为一名铜陵人,总会与铜陵有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就拿本人来说吧,上世纪80年代,就到了离市区不远也不近的一所矿山学校——铜陵有色铜矿小学教书。10年后,又调到了东方红小学,至今都没有离开。作为一名曾经的有色人,(因为东方红小学以前一直归铜陵有色教育处管辖,后来由于铜陵有色部分矿山关破,教育资源剥离,2004年划归到了地方管辖。)不仅自己一半的工作生涯是在铜陵有色度过,而且家中一半以上的亲人不是在铜陵有色工作,就是在铜陵有色退休,可以说我们家与铜陵有色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。

要说我们家与铜陵有色的感情,就得从我父母是如何来到铜陵时说起,这还会牵涉出一些铜陵有色鲜为人知的往事来。

我父亲是淮南人,母亲是和县人。解放前,也就是日本人投降后,父亲带着我奶奶与母亲一起来到了芜湖,干起了码头工人。

当年的芜湖水陆交通发达,是著名的商业中心,也是安徽省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,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。由于码头上的活很累,一般芜湖本地人吃不下这个苦,当时码头缺少人手。由于我的爷爷在父亲9岁时就得病去世了,父亲从小给地主放过牛,当过长工,冬闲时下江南挑过圩,在淮南大通煤矿挑过煤……他一直四处打活,吃苦惯了。所以他不仅自己干码头,还回到老家,带来了一帮老乡当起了码头工人。

但愿长做有色人

□徐维林

解放后,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,芜湖也失去了对外贸易,热闹的芜湖码头也沉寂了下来。父亲失业了,只能靠偶尔给澡堂拉煤,或打点零星工养家糊口。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,我奶奶又去世了。东拼西凑地把奶奶下葬后,家里变得一贫如洗,当时是1950年。父亲正在一筹莫展之际,区里的领导找到了他,说铜官山要200名码头工人,希望父亲能找些人去支援铜官山建设。

原来抗日战争时期,日本侵略军占领铜陵后,对铜官山铜矿进行了掠夺性开采。建碉堡,修铁路,还从日本运来了大量的开矿设备。日本投降后,国民党政府接管了矿山,但是他们只忙着打内战,不仅没有恢复矿山建设,而且在撤退前,还拆除了重要的矿山设备,装船运往了台湾。当这些载有矿山设备的船只行驶到上海时,上海已经解放了,这批轮船又调头驶回了铜陵。可是,当船只回到铜陵时,只能在码头边排起了长队。因为当时铜矿负责搬运的工人都是由当地的渔民和种地的农民组成,他们只会肩扛手抬,没有干过起重工的活儿,无法把笨重的设备从船上弄下来,所以才要从芜湖急调200名码头工人支援铜陵。

接到任务后,父亲就四处找人。芜湖码头停工后,那一帮码头工人,有的回老家种地去了,有的做起了小生意,也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了……再加上大家根本不知道铜官山在哪里,只知道那里是个山旮旯,所以都不愿意去。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说十来人答应去铜官山。可是临上船时,还有几位以种种借口没有来。最后,加上我父亲,一共只来了7个人。

到了铜陵后,铜官山铜矿工会主席亲自陪着他们,好吃好喝地招待着,一连好几天,就是不谈工作。我父亲他们也着急,再三询问之下,工会主席

才说等他们大队人马来了才谈工作。当听到有什么大队人马,只有他们7人时,工会主席急眼了,只能一个劲地说:“这如何是好……”

父亲他们一个劲地安慰工会主席,并让工会主席带他们先去看看是什么活儿,实在干不了再从芜湖调人也不迟。工会主席没办法只好带他们来到扫把沟江边。他们上船转了一圈,心里有了底。于是告诉工会主席,活不难,只要有轱辘、滑轮、葫芦之类的工具,他们几个人就能干起来。他们讲的工具工会主席连名字都没听过,就带他们进了仓库,让他们自己去找。没想到的是,仓库里有着多种型号大小不一的葫芦和滑轮等。

于是工会主席派人把这些工具拉到了码头边。父亲他们在船头搭起了脚手架,组装起滑轮组,先慢慢地把笨重的机器吊起来,然后再拉上岸。机器上了岸,当地的工人就有办法对付了。就这样一艘船一艘船地搭架子,起重,拉拽,运输……干了半个多月,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全部的任务。

赶巧的是,父亲的一位朋友到芜湖看望我父亲,发现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大姐过活,觉得她们太可怜了,给了我母亲20元钱,谎称是我父亲让他带来的。我母亲想,父亲去铜官山一个月不到就给家里送来了钱,说明铜官山不错。于是没过几天,就收拾了东西,带着我大姐来到了铜陵。母亲清楚地记得,她们到达铜陵的那一天是1951年的元旦。跟我父亲一起到铜陵来的7个人,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留了下来。其他6人,因为家属不在身边,先后都离开了铜陵。

以前,父亲多次讲过,刚到铜陵时,只有解放东村与扫把沟住户比较集中。那时铜陵只有铁路,却没有公路。他上班时就从扫把沟坐小火车到解放东村的铜矿,下班后再坐小火

车回到扫把沟。如果误了点,小火车开走了,只能沿着铁道步行走回扫把沟。不过走回扫把沟最好几个人结伴行走,因为铜陵山多林密,有不少野兽穿梭,甚至还有野狼、豹子之类的猛兽出没。如果不得不得一个人走长路的,白天手里要拿一把大伞,遇到什么野兽时猛然把伞撑开再收起,就会吓跑野兽;晚上行走就要带一把大电筒,遇到动静时,把电筒一开一关,闪烁几下,野兽怕光就会跑的。1983年冬天下大雪,一只豹子跑进了铜官山脚下的铜矿五区的铜矿房里,清晨值班人员发现后,吓得急忙关上锅炉房的大门。工人们上班后纷纷拿起铁锹、棍棒、三角耙等武器,一哄而上,打死了那只豹子。从那以后,铜陵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型猛兽了。

母亲在世时,没事总喜欢戴着老花镜看看书、读读报。母亲之所以能够看书读报,得益于上了成人识字班。因为解放初,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是文盲不识字。为了解决这一困境,铜官山铜矿办起了成人识字班,开始对职工和家属进行扫盲,地点就是现在的东方红小学。当初的东方红小学白天是学生上课,晚上是成人在上扫盲识字班。

听母亲说,她解放前读了两年洋学堂,后因家中困难而停学,是东方红小学的成人识字班让她学到了知识,学会了看书读报,学会了写信。当初她为了学习写信,特意买了一本《怎样写信》的书。写信时就按照书里的格式来套,并且一遍又一遍的修改……就这样,母亲最终学会了写信。

时光流逝,转眼间父母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,本人也早已不是有色人了,但是我对铜陵有色的感情却没有减退,并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来越觉得在有色的那段经历弥足珍贵,特别令人难忘……



多情

李海波一摄

美丽的天井湖

□王继荣

你虽没西子之美 但有闭月羞花之容 当晨曦掀起你薄薄的面纱 你像一位美丽的少女 波光粼粼、含情脉脉 晨练的脚步声惊扰了你的睡梦 你轻盈微笑拍打着柳堤 与鸟声和鸣 旭日映在滚滚波浪上光亮 正像三月芳菲的桃花 顿感胸中春波也在涌动……

你豁达之容犹如这城市一面镜子 顺着夕阳的滑落 迈着无力倾斜的脚步 又走入你慈母般博大胸怀 一天的劳累得到你的同情 鱼儿跃出水面 鸟儿与落日归林 寂静的湖水在周边璀璨的灯光中 熠熠生辉 是啊……历年的雨水甘露使你心不操物,物不至 塑你千年润色秀美!

风儿使你获得能量 让你产生意识的灵动 使生命注入强大的生机 你的波动滋润着自己 也滋润着这个城市的人们!

读书偶得

□殷修武

如某人心胸开阔大气。笔者从“大气”一词中悟出一点想法,人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应该心有所依、情中所寄。然而,人追求得越多,经历得越多,沾染的禁忌、习惯、想法和固执也越多。确定的东西越多,受到的限制就越多,人生就越不快乐、不幸福。这个时候就需要人们大气一点,下定决心打破自己心灵的篱笆,重新获得心灵的宽广,使自己自由自在。人千万不能自己捆绑自己。该站就站,该坐就坐,心热降火,寒冷取暖,困了就睡,醒了就起,顺其自然,心静气和。大气地做事,潇洒地处世,任世上红尘滚滚,我自清风朗月。生活的艰辛让我们品尝到人间冷暖,大气则是一剂疗伤健身的良药。

(二)底气。名词“底气”原意是指人体的呼吸量(如:底气十足)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“底气”一是指一个人的气力或劲头;二是指一个人

的信心和勇气(如工作没干好,说话底气不足)。

笔者认为,底气也分真假虚实,真正有底气的人不会乱发脾气,因为心中笃定,是非成败心知肚明,怒火中烧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。底气不足又会做假的人常会莫名心慌,虽然表面自信,内心早已乱成一团,为了掩饰底气不足真相,不得不摆出义愤填膺的假象。

“底气”源于实力(真才实学),而非虚名。但是,在实际生活中,常有人因为徒有虚名而有着莫名的底气,一旦遇到挫折或质疑,便将底气转化为脾气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底气是一个人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根系,是一个人长期努力实践学习锻炼的结果;是一个人不刻意却在无意中散发出来的气场。底气一旦充足,便如一粒种子在风雨中扎根发芽成长,让人具有面对未知的智慧和勇气。朋友,若想活得幸福,活得有底

气,没有秘诀和捷径,惟有一步一个脚印,丰盈自身,提升实力。实力足了,底气自然应运而生,实力不断提升,底气也就越来越足。

(三)人生三点。今年5月18日是我国著名章回小说家、著名作家、我省潜山市张恨水诞辰129周年。此间,我又重读张恨水的代表作长篇小说《金粉世家》,小说第一回中写道:“北京人从来是讲究老三点的,所谓吃一点、喝一点、乐一点。”我想,岂止北京人,世上之人不都讲究这三点吗。不管什么人除干好本职工作外,有这三点,一生就够了,还求什么呢!

笔者思考后认为,张恨水说的“老三点”,最要紧的是“乐一点”。你若知足“吃一点”“喝一点”自然就“乐一点”。

如今,我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了,“吃一点”“喝一点”都是家常便饭,偏是有些人不容易“乐一点”了,你说奇怪不?对“吃一点”“喝一点”还不满足的人,还想发大财、想出大名当大官、做成功人士。人生想要的一多,那“乐一点”当然就很难了。朋友,请记住成语“知足常乐”吧,常乐才能长寿,活得才能更有滋有味。

